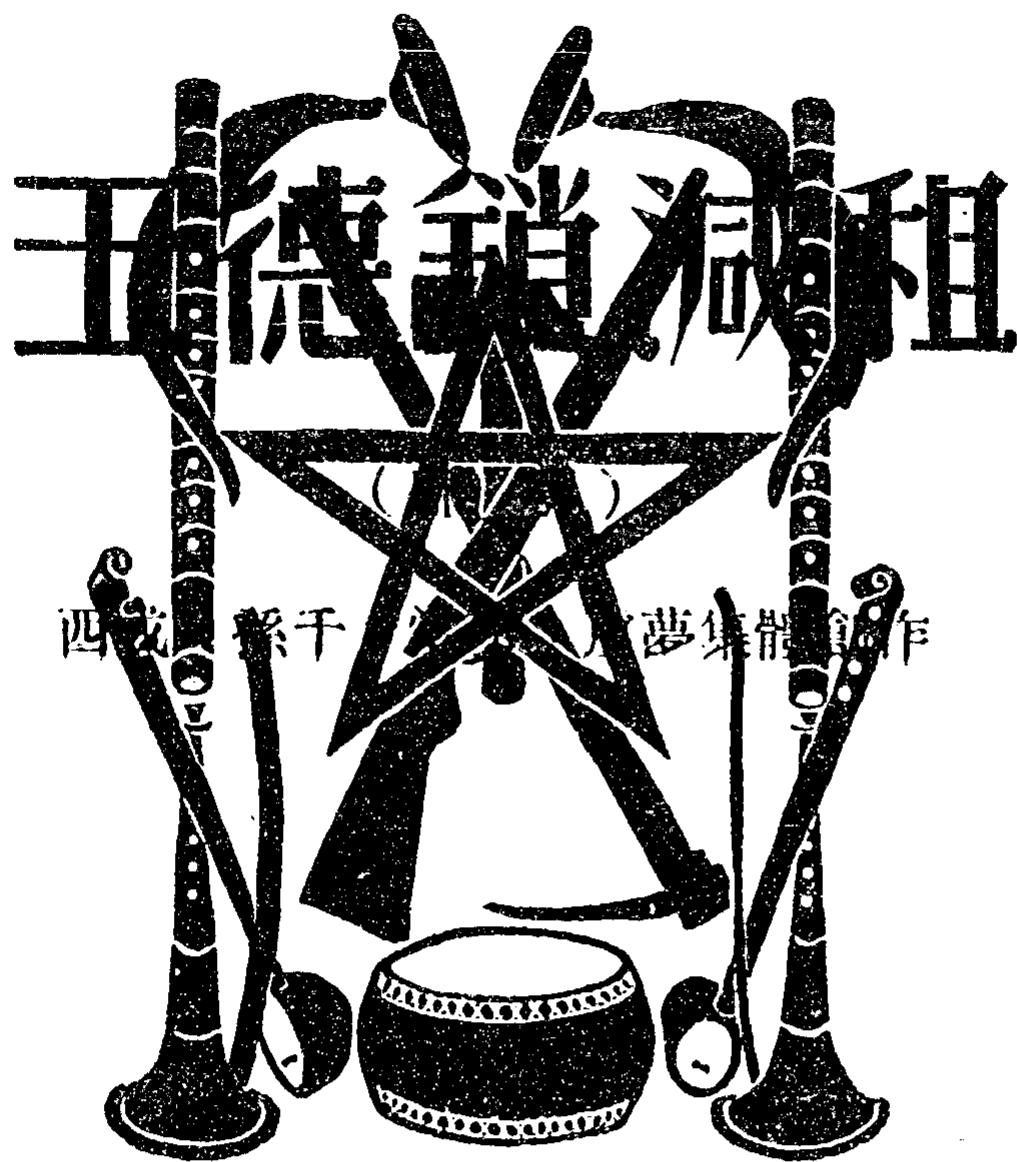


「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戲劇類 甲等獎之一)



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

8
1
3

85449
153-0
3

「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王德鎖減租

(亦名「減租生產大家好」)

(郿 鄂)

戲劇類

甲等獎之一

作者

西戎 孫千 盧夢 集體創作
常功 盧夢



3 0600 0019 1

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

A215716

圖書
藏書

王德鎖減租（亦名減租生產大家好）

人物表

王德鎖

貧農、四十七歲、老實胆小、忠厚勤懇。

李氏

德鎖妻、三十六歲、腦筋比較清楚、潑辣、愛說話。

張保元

減租後翻了身的中農、二十五六歲、本村農會幹事、能幹、踏實、正派。

丁丑

減租後翻了身的貧農、二十四五歲、本村民兵小隊長、性剛直爽、勇敢堅決。

趙卜喜

地主、四十五六歲、頑固狡猾。

趙拾兒

二流子、二十八歲、給趙卜喜當狗腿、嘴巧會說。

劉日新

地主、四十七八歲、開明通達、正派。

潤寶

貧農、三十來歲。

楠來

貧農、五十多歲。

村幹部

二十多歲。

劉日新妻

四十來歲。

農民甲

乙（即長青）、

丙（即王五）、

丁、

戊。

民兵甲、乙。

羣衆四五個。

演出表

場	時間	地點	登場人	導具
第一場	一九四三年秋 收中的一天	王德鎖家中	趙拴兒 王德鎖 李氏 張保元	桌子一張、椅子兩個 、水煙袋、棧棚。
第二場	緊接前場	趙卜喜家中	趙卜喜 丁拴兒 德鎖	桌子一張、椅子兩個 、升子、口袋、酒壺一個 、菜一碟、筷子一雙。
第三場	緊接前場	劉日新家中	趙卜喜 劉妻 劉日新	桌子一張、椅子兩個 、水煙袋一個。
第四場	同日晚上	丁丑家中	丁丑 保元、潤寶、楊 來、拴兒、德鎖、農民 甲乙、丙。	外桌一張、椅子五六個 、油燈一盞、紙墨筆硯 、炭火一省煙袋。
第五場	緊接前場	德鎖家中	德鎖、李氏、保元、 丁丑、潤寶。	桌子一張、椅子兩個 、煙袋一管。
第六場	第二天上午	會場（院門外）	保元、拴兒、丁丑、劉日新 、趙卜喜、村幹部、德鎖、 民兵甲乙、農民全體、李氏。	最好有簡單佈景：大門 外。導具：標語數條、 掃帚。
第七場	舊曆新年 後兩三天	德鎖家中 及門外	德鎖、李氏、保元、拴兒 、劉日新、秧歌隊。	桌子一張、椅子兩個 、水煙袋。

第一場

（拾兒上）

（快板）東家莊，西家莊，我是張家溝的大團練，天天起來四邊轉，晌午爬起睡夜半。溜勾子，
（頓挫）賭博博人的本事極樣齊，說到受苦那就不用提，我看那受苦的事兒比甚也低，人家是
（頓挫）下錢頭就拿起錢，辛辛苦苦的務莊禾，我啊，受苦的事兒咱不幹，有空還想撻幾「和」一（讀
「和」）（註一）。說說咱，我景欄，老人留下的十畝地，賣的賣來典的典，五畝典給我趙大
叔，又租回來種上穀，穀不上市，穀不銷，山跑長成個一踏糊。說我窮，我真窮，衣服盡是大窟
窿，吃了上頓沒下頓，白天到晚肚子空。說我能來我真能，過斗提秤我都行，買牛買馬都離不
了我，沒他們就搞不成。這幾年，世事變，像我這種人，人家都討厭，吃穿成問題，米麵沒
處借，左思右想沒奈何，只得投奔我趙大叔。趙大叔，大財主，一年要吃二百來石租。自從成
立了新政府，定了個法令叫減租，莊戶人，齊了心，各村四處鬧烘烘，說是不減租子就不行。
趙大叔，看的清，派我四處去活動：見了老實人，叫他講良心；見了胆小鬼，嚇唬他一頓，搗
的減租鬧不成，我的事情就成功。什麼事情成功不成功，這都是爲了我的肚子空，肚子空。
（白）我，趙拾兒，外號人叫我玉石嘴。從小就怕受苦，因此上學會了過斗提秤當牙子，憑上一
兩嘴，混個吃穿。自從新政府成立以後，我這一行不「時行」了（註二），沒奈何，只得自己
種了五畝地，整天家鑽到趙大叔家裏，給他跑跑腿，打聽打聽消息，也無非是爲了混個吃穿。
這幾天，各村四處裏都鬧減租，本村的農會幹事張保元，也在村裏活動各家佃戶，要擱減租，

說是今年的減租不同往年，一定要鬧個澈底。剛才我到趙大叔家，趙大叔叫我趕緊回鄉，打探消息，我想那王德鎖是個老實人，不免先到他家裏走一趟，如此就走哇。（叫板）

（德鎖與李氏同上）

德：（唱西京）一年四季勤勞動，白天黑夜不得空，

李：（唱）一年不夠吃，說來說去只因為租子重。

（同坐）

德：（白）我叫王德鎖，今年四十七歲。自小就受苦，受了多半輩子，還是個沒辦法。

李：自己沒處出息，不能怨人。

德：呃，是自己沒出息。老人們手裏，光緒年間遭了年成，吃了咱村趙財主家二斗穀米，把地押給人家五晌，自己留下三晌山梁地，不夠種，把押給趙家的五晌地租回來，另外又租了他十五畝山地。提起苦來，也不為不重，就是一年不夠一年吃。

李：還不是因為租子太重。你算一算，年時打了多少糧食，交了多少租子？

德：那還用算？租子就是個重嘛！要不是租子重，咱一年打十來石糧食，還能鬧到一家三口少吃沒穿的，年年是箇沒辦法。

李：這幾年還算不賴，你不記得，前幾年咱們一頓苦菜一頓糊糊——

德：那還能忘了？要不是八路軍來了，咱管西北成立了新政權，怕咱們早就餓得爬下了！唉！

（唱場調）這幾年的世事一天一天好，都是咱八路軍的大功勞，受苦人一個個翻起身來，叫化子一年年大大減少。今日裏已經是九月有半，收拾起糧棚來準備打場。（動手修糧棚）

李：（白）這幾天聽說村裏的人們鬧減租，咱今年可不能像年時那個樣子，年時人家都鬧減租，就

是你前怕狼後怕虎的，乾扯（註三）了一冬天，什麼也誤了！我看咱們今年可得豁前頭些，不要再像年時那樣了。

（唱詞調）年時村裏都鬧減租，你是那前怕狼後又怕虎，今年咱可是一定要減租，（以下的對白是在過門中，以後凡不註「切板」後的道白均是在過門中進行。）

德：（白）明白，我一概明白。

李：（接唱詞調）既明白那就該去把租減。

德：哼，減？

李：怎麼？

德：（唱詞調）鬧減租我心裏十分願意，

李：（白）願意那你就去減嘛。

德：（唱）我知道這事情爲咱自己；但只是有一個天大難題，

李：（白）什的難題？

德：（接唱）減了租怕人家要來奪地。

李：（白）人家別人家就不怕？

德：（白）咱不能看別人。

李：保元不是說過，政府裏有法令不讓地主奪地嘛？

德：（接唱）雖說是政府裏已有法令，地本是人家的還得由人，咱減租人奪地你說怎辦？因此上我不敢冒險亂行。（切板）

（拴兒暗上，偷聽）

李：（白）哼，說來說去，你還是不敢鬧減租，跟上你八輩子也過不成個好日子！你看一看全村裏，除過拾兒，誰家也比咱強。人家保元家只兩三年就變了樣子，以前一分地也沒啦，如今人家要地有地，要牛有牛，咱們呢，連個雞娃子都喂不起！我跟上你吃不上，穿不上，就不用說啦，你看咱冬生，八九歲啦，穿過你幾件衣裳？五歲上做得裝模，今年還得穿。人家過年過節，好歹也能吃上頓好麵，你想想咱前二年過年吃什麼，連頓好麵也吃不上！哼，如今人家公家叫減租，這麼好的事情，你偏不敢鬧，也不知道你心裏謀算的是個什麼？

德：謀算的什麼？減租子是好事，我還不知道？

李：那你為什麼不減？

德：減了少交人家一顆也過不去！你不記得那一年年成不好，交不上租子，欠人家四五斗，說下給人家「搗一」（註四）上利，第二年補，人家都不讓，告到區上，區裏把我逮去坐了二十天班房（註五），討保出來，賣了一口豬，才交齊租子。

李：那是哪一年的事？如今是新政府，怎能和舊政府一樣？

德：哼，當財主的什麼時候也是有權有勢，你一個窮漢就能惹得起？生下個窮命，就不用想那些好活的事。

李：命？什麼是個命？不減租就是窮命，減了租就不是窮命啦，你看人家——

德：人家——

李：人家怎麼？人家怎麼？

（拾兒推門）

拾：噢，德鎖叔沒有上地去？

德：糜子割倒了，穀子還沒熟。

拴：對，穀子遲割出米多嘛。

李：你吃飯啦？

拴：瞎胡的吃噫。

李：在誰家吃來？

拴：有誰家呢？還不是在趙大叔家。

李：吃的什？

拴：喝了人家的口煮餃子湯，趙大媽給了一圪達冷窩窩，我也不想做飯，一圪達冷窩窩就吃饱了。

呢 繃子，你家的水煙袋呢？給咱抽上幾袋。

李：那不是，在桌子上放着。你也該娶個婆姨啦吧，年紀不小了，也該成家立業了。

拴：婆姨？要婆姨做什？糊糊麻麻活上一輩子就算噫。

李：你的那莊稼割的怎麼樣了？

拴：送飯罐子打了耳朵——不能提噫！今年一滿種了五畝穀子，從種上我就沒噫去看過，前天到了

地裏，站在地頭上一看：風七八糟一片，不用說割噫，割也割不起來，連籽子也貼賠進去啦！

說也怪，人家誰家的莊稼都長的好，就是我的灰。路過我看見你家的糜子，割倒把地皮都蓋滿

了，德鎖叔，你說那是怎麼弄的？怎麼你家的地裏就能長好，我的地裏就長不好？論說，我那

地比你的地可強得多呢。

德：拴兒你聽着：（唱西京）

你自己懶得不愛動彈，這可是不能夠怨那地皮。受苦人第一要勤懇勞動，要遲睡要早起好好

鬧。

拴：（白）就是睡得起不來！

德：（接唱）只要辛苦下的到，雨水調勻收成好。

拴：（白）咱就是受不下苦難。

德：（唱）年青人本應當好好受苦，不應當跟壞人胡嫖亂賭。務莊禾不下苦糟踏籽精，我勸你收了心多下辛苦。

拴：（白）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唉，我就是這塊材料啦！

李：（接唱）今年的收成真呀真不錯，一垧地能打六呀六斗糧，只不過租子太呀太實重，超財主就要一呀一半多。（切板）

拴：（白）對，對，對了，提起租子，我倒想起一件事來，這兩天聽說咱村裏又要鬧減租啦。

李：那就好嘛！依我說早就該減啦，莊戶人家受上一年，地主家就得拿一半。呃，拴兒，你那租子減不減？

拴：我那淡瑟事，趙大叔待咱不錯，沒錢啦，拿上，沒米啦，盤上，要是再減人家的租子，唉，那就說不下去。再說，出來進去的都是一村裏人，因為這點子小事，鬧翻了眉眼也不好。唉，這些年月，一家不知一家的苦，趙大叔也是過的不好。德鎖叔，你那租子減不減？

德：我那租子？看人家衆人們吧，衆人怎地我就怎地。

拴：人家怎地你就怎地？唉，德鎖叔，事情還得自己拿主意，依我看，人活在世上，處處都要講個良心，良心要緊！

李：哼，良心，你看人家保元，減了租兩三年就鬧好了，要地有地，要牛有牛——

拴：說起保元來了，他當咱村的農會幹事，什麼東西？一個關中放羊的長工漢，他懂得個什？走過什地方？農會再開會的時候，我要提議重選一個。

李：那讓你當？

拴：怎麼！你看我當不了個農會幹事？

李：當是當了，就是怕你犯全村的年計人都引壞。

保：你真是看扁（註六）人呢。

李：你也不怎麼四方。

拴：我不和你說了。

（保元內白）德鎖叔在呢不？

李：在呢，保元，來吧。

（保元上）

保：噢，拴兒也在這裏？

拴：哎，保元哥來啦，這兩天很忙吧？咱們村裏的事，全仗你領導哩，沒有你，咱村裏的人就沒個

主意啦。噢，你坐，我還有事呢。（出門）狗入的，他爲全村人，我爲自己，我倆個話不投機

。（下）

保：這後生再不回頭，一輩子就完了。

李：是呀，他要是再這樣下去，就非討吃不可了。

保：德鎖叔，剛才他和你說什麼？

德：沒，沒，甚也沒說，閒拉瞎（註七）了一氣。你抽烟吧。（送煙袋給保元）

保：不能吧？

德：沒有，沒有嚇，真的沒有。

李：喂，沒有？唉，你這個——

保：（問李）拴兒來說了些甚？

李：唉，保元！（唱剪剪花）

剛才拴兒他來串，東拉西扯胡亂言；他說租子不該減，爲人不該把良心偏。

保：（唱銀扭絲）我還聽她說來歷，不由得叫人好生氣，拴兒甚東西，說話沒根據，他的話你就不能信一句。

（白）德鎖叔，你可不敢上了他的當！那人的底細誰不知道？一天家就憑着那片片子嘴過活，東說幾句，西說幾句，沒一句正經話，人家叫他玉石嘴嘛。

李：（唱剪剪花）這些話我對他說了幾遍，減租的事情他都懂，就是心裏有事一宗。

保：（白）什事？

李：（接唱）怕嚇地因此不敢行。

保：（唱銀扭絲）聽說德鎖心裏怕，我這裏上前說分明，減租這事情，政府有法令，減了租決不許地主奪地。（重複唱一句）

德：（唱剪剪花）你說此話我明白，不准奪地有命令，但不知把穩不把穩，因此上我不敢冒險行。

保：（白）不要怕，我保險！新政權的法令那一條沒有實行？

德：（唱剪剪花）這些話我就不敢信，年時就有奪地的——

保：（白）什地方？

德：（唱）離此不遠劉家村，佃戶的地就沒種成。

保：（唱銀扭絲）德鎖叔你聽我說來歷，劉家村爲甚被奪地？衆人不一心，沒有組織起，因此上才叫地主奪去了地。前幾天劉家村開大會，減租退租還退了地，大家一條心，什也能搞好。

李：（白）對呀，人常說衆人撿柴火焰高嘛。

保：（接唱）我勸你去找地主走一程。（切板）

（白）德鎖叔，只要咱們大家齊心，組織起來，團結得緊緊的，地主就奪不了咱們的地。我勸你還是到地主家走一趟，把你那減租和抽約的事先和他說一下，他要不好好的答應，明日咱們全行政村開減租大會時候，再在大會上解決。

德：這陣就去？

李：去，去吧，怎麼還三心二意的，趙財主又吃不了你。

（保元德鎖同下）

李：唉，真是難說。（下）

第二場

趙：（唸）滿嘴裏良心發氣，一肚子陰謀鬼計。
（趙卜喜拿酒壺菜碟上，一邊說話一邊吃喝）

明地裏擁護法令，暗地裏堅決反對。（坐）

（白）我叫趙卜喜，村裏人叫我趙剝皮。老人們給我留下了一百多畝地，到了我手裏，吃租子、吃利錢，春天借一斗、秋後還斗半，借我一塊錢、一對月就得還我兩塊，所以我又買地又典地，鬧成六百多畝的個光景。想不到二十六年日本人來了，把我城裏的房子一火燒盡，二十八年又建立了個新政權，定了個法令要減租，頭一二年幹部們要減，我告我那些佃戶們說：你們要減租，我就要收地，吓的他們不敢減了；年時又鬧減租，有幾個運動些的人在村裏鬧得很厲害，沒法子，減了幾畝，不過大部份還是明減暗不減。今年又到了鬧減租的時候，聽趙兒告我說，又有人在村裏活動哩。我已經打發趙兒去打探消息，叫他暗中活動，破壞減租。我還要穩坐家中，看形勢想法子對付。唉！（唱五更）我這裏自思自想，實在是費思量，減租順地於我不利，我這裏暗地反對它。叫趙兒出去活動，破壞減租有決心，衆家佃戶常來找我，我得我麻煩又生氣。

（轉身）我這裏穩坐在窑洞裏，等趙兒轉回來報告消息。（切板）

（拴兒上）

拴：打聽得減租消息、減租消息，快報與大叔知道，大叔知道。（左右一看）沒人，我就進去。

趙：拾兒，事情辦的怎樣了？

趙：大叔你聽：第一件，保元前天到主村開過會，同村裏來說，今年的減租和往年不同，不但減今年的，還要把自有了減租法令以後，沒收減的租子都得退回去。

趙：呵！這些我早就知道。還有甚？

趙：第二件，這兩天王家寨有好幾家佃戶來尋劉二財主，要減租，聽說二財主都應承了。

趙：嘿！

趙：剛才我在街上聽見丁丑吼着說他要來尋你，那傢伙是個冒失鬼，又是個幹部，民兵小隊長，我看這事……

趙：不怕！叫他來吧，你再說你的。

趙：我把那些話也都給村裏人說了。

趙：怎說的？

趙：我說：「你們再不要鬧減租了，舊軍今年冬天一定要上來，日本人幫舊軍的忙，也要來『掃蕩』。」

趙：他們怎麼說？

趙：他們不信，問我是誰說的？我說這話是城裏義生堂閻掌櫃說的。

趙：誰叫你說是閻掌櫃說的？

趙：不說人家不信嘛！

趙：你不會說個另外的人，偏偏要說閻掌櫃。

趙：你給我說是閻掌櫃說的嘛。

趙：甚事也辦不了！我和你說的是實話，你把實話就給人家說了，這一下閻掌櫃不是叫人家都知道
啦！

拴：知道了閻掌櫃也不防事（註八）？

趙：（站起）你怎知道不防事？

拴：（站起）那……

趙：（坐下）你再說還有什。

拴：我叫他們不要跟上保元胡鬧，跟上他沒啦好處。

趙：！

拴：我到王德鎖家走了一趟，勸他不要減租，要講良心，

趙：他呢？

拴：德鎖倒好說，就是他那個老婆麻煩。

趙：那好辦。還有什？

拴：沒甚啦。（少停了一下）這幾天也沒顧上進城趕集，又沒吃的了——

趙：大叔——（由腰中取出米袋）

我看你以後要加緊活動，叫那些個戶們再不敢鬧減租，挑起大家來反對保元，叫大家不要聽信他的話，不要跟上他走。把村裏那夥年青人拉攏住些，不要讓他們齊了心，整天的鬧減租。教他們鬧賭、看媳婦子；剩下那幾個死老漢就好對付了。

趙：是！是大叔，我又沒吃的啦，再裝上些米吧。

趙：嗯。我的穀米是多嚮。可是吃一升要做出一升米的事情來！

拴：對！大叔，我以後一定加勁幹！

趙：（立起向內）把咱那粗穀米布袋拿出來，捎上那三號升子，我要給拴兒些米。

聲：是，（一會）拴兒來拿一下。（拴下又上）

（趙在台上給拴兒裝米，德鎖上）

德：走哇。（唱四京）

剛才問那保元把我規勸，他肯說要翻身減租生產。減租子本來是一件好事，我心裏實在是願意喜歡。怕只怕得罪下趙家財主，鬧翻臉他要地我該怎辦？不覺得來到了趙家門前，邁步兒我把

那門——（切板）

（白）是進去呢，還是不進去？（低頭思想）

趙：（在量米中對話）拴兒，你拿我的米也不少啦吧？

拴：嘿，也有個三幾斗了。

趙：你的那五畝地也該寫死約了。

拴：你老人家開恩吧！嘿，……

趙：……

德：好吧，已經走到門口，成不成就進去看一看吧。（進門）

趙：德鎖來了，坐吧。

德：噢，（坐下）

趙：你是來說減租的事情吧？

德：（急立起分開）不是！不是！我是來借你家的槌枷。

大爺又不務莊稼，那裏來的那東西。

我連你的這一點心思都看不透！（德鎖低頭坐下）你這樣個老實人也跟上他們胡鬧起來，太不值了！如今這減租是上頭的命令，我趙卜喜就敢反對了！不過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做事要看這一點，不要光看見眼前的一點點利，就跟上人家瞎胡鬧。

對的！人做事只看眼前利，不往長處裏看，終久要吃大虧。我前天就聽人說，今冬要徵軍要上咱們這裏來，日軍也要來拉攏。德鎮叔，你說舊軍一來，還不久是舊世事。

趙：哎！說一句本分話，我這兩年也實在是大不如以前啦，一家大小七八口子，就吃的是那二百來石租子，一年還要出幾石公糧。如今吃用都貴了，就是那二百多石租子全收回來也不夠花用，又要鬧甚麼租；要就這樣鬧下去，我也只好把地收回來自己種了！按說這麼做鄉親們面前不好意思，可是我也是沒法子。

對了。政府裏也有這麼個法令，准有地的把地收回來自己種。

趙：再說，德鎮，大概你還不知道，拴兒不是才說了，舊軍今冬要上來，日軍也要來，舊軍來了，世事就要變個樣子。

擡：舊軍一來，照保元那些灰鬼，怕都不會有好下場。

趙：德鎮，你今年的租子打算怎的個交法了

德：往年是怎，今年還是怎嘛。

趙：好！（站起來走近德鎖，德鎖也站起）還是老實人做事看的遠。今年過年要沒白麵吃，來咱家拿上些。

德：不用了，財主。

趙：不用害怕，還不起就不用你還。

拾：還是趙大叔，真是咱們窮人的觀音菩薩。

德：嘿，實在是。

趙：以後不要跟上那些灰鬼胡鬧了。

德：對——財主，你走，我走了。

拾：你出去可不要和村裏的人亂說！

德：我知道。

趙：慢走，我還有個話跟你說。（拉德鎖到一旁）

（丁丑上）

丁：（陰）爲了這約事，去見趙剝皮。

（白）我叫丁丑，今天來尋趙剝皮，商議換約的事。

趙財主！趙財主在家不在？

趙：誰？

丁：我。（進門）財主，取出你的筆和硯台吧。

趙：幹什？

丁：寫呀。

趙：寫什？

丁：趙財主，我租了你十垧地，租子照法令減，我看沒什問題，今日我來是叫你老人家寫吃地新租約，我看就寫上他十年的期限吧。

趙：我不是前幾天和你說過了，我的那十畝地已經賣給城裏義生堂開藥櫃的，跟人家都說定了。

丁：不至於吧，趙財主，你老人家因要也要賣地？

趙：唉！（咳嗽兩聲，吸煙。）你不知道，我如今怎能和以前比？以前又有糧食又有錢，如今……

丁：（生氣）你才窮了個悽惶！燒酒白麵你老人家怕一年到頭也沒斷過吧？（把桌子上的酒壺提起

來往桌上頓了一下，然後放在一邊）

趙：我是個病人，你看我家的孩子和女人吃的甚。

丁：哼！反正你家的狗食也比我家的飯食強！

趙：（仍坐着不動）實在的，丁丑，我真的是賣了。

丁：哦！你賣了我怎辦哩？

趙：你？不怕，你辦着工作，餵長，到那裏還租不下十來畝地。

丁：我家裏有我媽，婆姨，還有三個只會吃不會動彈的孩孩，我自己只有五畝地，趙財主，你說，

五畝山梁梁地能養活六口人？

趙：這道理我也思謀過了，我看，你不種我那十畝地，也不至於受餓。你比我有辦法，我這兩年也

困難得多了。

拴：大叔這二年也實在是困難了。

丁：那也不能叫我一家餓死！

趙：（放下煙袋，有點生氣了）不叫你餓死，那就應該叫我餓死？

丁：（立起，面對着趙）你甚時受過餓？

趙：（立起）我？你！

丁：好生氣！（唱緊符）

趙家財主你沒道理，不應當假賣地把我欺。

趙：（唱）你說我假賣我就假賣，反正是我的地你種不成。

丁：（唱）你奪地是因為我把租子減，這道理我知道的很明顯。

趙：（唱）你說我怕減租我就怕減，減了租我自己太不劃算。

丁：（唱）減租子是爲了打倒日本，政府裏有法令我才實行。

趙：（唱）我不管他法令不法令，誰減租我就要把地收。

丁：（唱）收了地我一家過活不成，

趙：（唱）餓死你和我沒啥關係！

丁：（唱）我也曾領導民兵打過日本，

趙：（唱）打日本因爲你自己願意。

丁：（唱）爲國家我也曾流過血汗，

趙：（唱）流血流汗與我不相干。

丁：（唱）你說我打日本也是胡鬧！

趙：（唱）打不打我看來一碼一樣。

丁：（唱）你說的完全是漢奸的話，

趙：（唱）叫你的民兵來把我捆起。

丁：（唱）只要你再做出漢奸的事，我就敢用繩子把你捆起。

趙：（唱）你娃娃在我家裏放過羊，我看你今天就翻了天。你能打來你能鬧，你把我老漢的頭割了。

（把頭向丁丑伸過去）

丁：（唱）今天來我不是和你打鬧，爲的是減了租子換新約。

趙：（唱）租子我不減實不減，換新約更是難上難！

丁：（唱）我要換約我要換！（生氣地蹲在一邊）

趙：（唱）不能不能實不能！（坐下去）（轉五更）要減租實不能，法令我不實行，區上縣上我都敢去，反正是我這個死老漢。（切板）

（白）無論怎樣，地我是要收回來！

丁：你收不成！

德：唉！同是一個村裏的，還是好商好量嘛！唉，這才是……

趙：對嘛，同是一個村的，（對丁）怎辦就怎辦，慢慢的商議，趙大叔也不是那難說——

丁：（突然立起）財主，到底怎辦？

趙：由你！（下）

丁：（出門，拾兒跟到門口。）趙剝皮不執行法令，非和仙鬥爭不行！（下）

德：唉！這發了個甚事！（下）

趙：（回頭）大叔！大叔！（下）

第三場

(趙卜喜上)

趙：(唱銀扭絲) 剛才開與「丑大吵」頓，氣得我趙卜喜肚裏疼，他要換新約，我偏不應承，政府的法令呀我就不執行。(重複唱一句) 減租的事兒四處鬧得兇，提起了這事叫人真頭疼，我就不減租，主意已拿定，因此上得趕快找人去活動。(重複唱一句) 劉日新他本是二財主，一年呀也吃百十來石租，聽他對人說，減租要實行，我這裏去勸說他走上一程。(重複唱一句)(切板)

(白) 到了，劉二哥在家不在？

(內白) 誰嘞？來吧，他剛出去。(劉妻上)

妻：噢，是他大叔，快進屋裏坐。(進門，趙坐下，妻送煙袋)

趙：劉二哥那裏去啦？

妻：說是到村公所去學。你坐一坐吧，一陣他就回來。出去功夫也很大啦。今兒吃什飯來？他大孀在家做什嘞？

趙：唉，還有甚吃的！吃飯，沒甚好餡子，吃麵沒甚個好「稍」子(註九)，今早起「潑」(註十)了兩碗藕粉，吃了幾塊燒餅。五兒他媽在家裏也沒甚幹的，成天家談鬧說吃的不好，穿的不好，我叫她到你們家來串串，碰碰「和」，說笑笑，散散心，她也不。真是——

妻：噢，我以前也是閒着沒事幹，吃上肉麵，穿上綢緞，還是整天價看見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今

春天有才家大給我想了個好法子，叫我每天閒着閑人了，就紡紡綫綫。這法子可真正好，自從我紡起綫綫，心裏也不悶了，身子也比從前好了，我說他大叔，你回去也叫他大擔照這個法子辦一辦，試當試當。

趙：哦，試當試當看吧，不過——我說二嫂，像咱們這樣的人家，自己紡綫綫，好是好，可就是怕人家笑話哩！

妻：只要好，管他笑話不笑話。

（劉日新上）

劉：（唸）做事合潮流，安然又自由。（進門）

劉：哦，你來啦。

趙：（同時）哦，回來啦，坐，坐。（同坐）

趙：出去串了串？

劉：到村公所裏走了一趟。王隊長的農會幹事等我來啦，問我今年減租的事怎辦，我到村公所和他談了談。

（妻下）

趙：你怎地談來？

劉：我跟他說，我的租子好辦，按法令就是，法令上怎麼指示的，我就怎麼辦，沒問題。

趙：哎，一哥，說句實心話，你的租子這二年一共減了多少啦？

劉：減倒是減得不少，以前三百多响地，每年吃租子百十來石，自打年時我僱人種了他幾十畝，租出去二百多响，吃了四五十石租子，可是我自己也打了三十四石糧，裏外算下來不差甚。

趙：不差甚？你再算一算，「谷」人（註十一）務地，下上辛苦，僱上人，「攪撥」（註十二）多少？

劉：如今東西貴了，「攪撥」說起來可也不少。那還不是個明事，減租子，減租子，就是要減麼。

趙：我替你算過啦，這二年你答應他們減租子，至少總把這糧（比手勢，伸三指）減出去啦！

劉：倒還沒收三十石。不過也差不了多少。唉，老弟，說句實心話，佃戶們實在也是悽惶得不行，這二年地裏打不下多少糧，在抗口上花費也不少，要是照原先一樣還「攪」那麼些租子，可也沒個活法。這抗日時期，總得叫大家活下去才行！還有一層，要是你按法令減了租，政府和農會裏就要保證交租，如今這世事你還看不明白，要是你不減，佃戶們到時候一顆租子也不給你，你有甚辦法？況且咱們怎地也比佃戶們強。這二年我就看出來啦，「各」人僱上兩個長工，經營上些地，是個頂好的辦法：負擔又少，又不怕佃戶們鬧鬥爭。

趙：（立起，少停了一下）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樣。

劉：（立起）你是——

趙：那幾顆租米倒是小事，咱們在租子上吃不了大利，在生意上還可以吃大利。可是老哥，咱們都是幾輩子的財主，在這塊地頭上，在誰跟前低過頭，誰從咱們手裏沾過一點便宜？如今他們鬧減租，咱們要是聽從了他們，將來他們有一天要分地，看你該怎麼辦？這正和去年三十日抗一飢荒」（註十三）一樣，抗住就抗住啦，什麼法令不法令，那只是嚇唬胆小人們的。如今他們新政權請保障人權，咱們不減就是不減，他也殺不了咱的頭！剛才丁壯尋我去啦，要叫我換約，一開口就說了個十年，剩下拾我的地啦，我也沒給他好的，我說地是我的，不叫你種你就種不成，你要不服氣就把我捆起！哎，那小子真的就從腰裏掏出繩子來要捆我嘞，你看這還

成個什……以後我把他教訓了一頓，才把他攆上走了。

（劉妻端茶上）

妻：（把茶碗放在桌上）你大叔喝吧！唉，這幾年叫日本人糟害得連個好茶也喝不上啦，這是上月裏有才他乾大打省城稍回來的，也不甚好，你喝口解解渴吧。

趙：又勞累你啦。（妻下）

劉：（沉默了一陣。）你的話倒也有幾分道理；不過依我看，一來這減租子的事是勢所必行，你抗是抗不住的，再說人家政府是實行的這減租辦法，還是根據孫中山定下的那個減租辦法來的。唉，說來說去還是怨日本人把咱們糟害成這個樣子，要是沒有日本人，那裏會有這些事？說到這兒，八路軍和民兵可也是有功勞的，要不是八路軍和民兵們抵抗住日軍，你想，咱們這村子，早已叫日本人燒成——（註十四）了！八路軍打仗打得好，先不用說，單說咱們村裏的民兵，不管甚麼時，一聽說鬧情況，就沒明沒夜的忙起來，日軍來了，還要上山頭打，他們可也是爲了大家好，減上兩顆租子，也不算個過分。況且，如今這世道你還看不明白，八路軍共產黨在咱這地方早已扎下了根子啦！咱只要辦事處處合潮流，我看將來也吃不了什麼虧。

趙：哼！我看你是中了他們的寢啦。你說他們共產黨八路軍扎下根子啦？你等着看吧，也不用一年半載，今冬裏就要叫他們——

劉：今冬裏怎樣？

趙：舊軍要上來，八路軍兩個山字疊起來：諷！

劉：真的？

趙：這都是靠得住的人從南面回來說的話。

劉：不能吧？

趙：還有什麼不能？我告訴你吧，汪精衛投降日本都是假的。

（與劉耳語幾句，然後坐下吸煙）

劉：我看這事——（坐下）

趙：唉，哥：（唱五更調）我勸你別糊塗，糊塗下去沒出路，將來的事兒看的很明顯，如今咱就不該把租子減。叫二哥聽心間，租子呀絕不要減，抗住一天就算一天，單等那世事再有個變。唱剪剪花）叫聲老弟聽仔細，減租法令有道理，大家能活的好主意，不依法令是錯誤的。減租本為大家好，如今的佃戶們心一條，不減租子不得了，還看你是思謀好。（切板）

（白）老弟，你說的那些道理我不是不明白，哪一個人嫌自己的錢多糧食多？只是咱們以前是不動彈光靠吃租子，如今的世事變了，坐着不動彈盡靠吃租子不行啦，你多少勸彈上些，就有好處。比如我年時僱了兩個人，「各」人照護着種了幾十畝地，糧食沒少打下，負擔可是少出了，在政府裏和衆人們面前，落了個好名譽，身體也比以前結實多了，家裏頭也和氣了，這都是自己開生產的好處。

趙：動彈動彈自然是件好事。可是那個減租子的事體，我看咱們不能鬆了手，咱們原初置辦那些地，都是出過大力氣的呀！

劉：這自然是實，我也不是拿上金錢當泥土的人。我只不過是看出咱們如今是不能再和以前走一條路了！減租子的事，你就先抗一抗看，能抗住於咱們都好，要是抗不住，也沒大關係。

趙：我自然有我的老主意，不過你也再把我的話想一想。

劉：對。

趙：好，就這樣吧，立起，你在，我回去啦。

（妻急上）

妻：你大叔，不要走嘛，飯快好嘍，知道你愛吃肉「火燒」（注十五），倒給你做上嘍。

劉：那就不要走嘍，吃了再走。

趙：不用不用，你們不知道，上月裏我女婿給我招來了幾兩人家，如今我是每天要喝一碗人參湯，黑間才吃飯哩。

妻：那？唉，你看，特意給你做上飯，你也不能吃！

趙：你們老兩口和存才壓兒吃吧，我改日再來。

妻：他大叔，回去可叫他大姨來串串。

趙：對，我叫她來吧。（下）

劉：唉，卜喜這個人，總是看不開，我看他將來要在這上面吃虧的。

妻：那可也不一定。那人是個能幹手，這幾年來總是四便宜哩，多會還吃過一點虧。

劉：這一回可不同往常，清租是政府的法令，誰不執行就是違抗政府。況且如今的老百姓們都變啦，前幾天連全縣頭一個財主張老三都鬥爭倒了，卜喜可算個甚？

妻：噢，可也是。你等下就來心，飯快好嘍。（下）

劉：哎，給我燙上一壺酒。（內應）

（內白）唉呀，「火燒」也燒焦嘍，快回來吃吧！（劉下）

第四場

(丁丑上)

丁：(唱詞調)白日裏與地主大吵一頓，我真想腦袋上搗他幾捶。吃罷飯保元兒前來告我，今夜晚在我家開會討論。我請莫端出了小桌一張，紙墨筆和硯台統統擺上，隨手兒又端出油燈一盞，刻打起煤槽子(註十六)把它點上。(一邊唱一邊動作)(保元上)

保：(唱剪剪花)前二年大家不齊心，明減租暗不減怕奪地，受欺受騙不敢行，受欺受騙不敢行，前日裏主村開了幹部會，減租的事兒說了個清，要幹大家就一條心，齊心合力才能完成。(切板)

丁：(白)噯，保元來啦。

保：人還沒來？

丁：我都吼過啦。

潤寶：(內白)過來叔，開會去嘍。

袖來：(內白)相跟上，八桶、潤、及農甲乙丙同上)

保：來啦，都來嘍沒？(大家各處地方坐下)

(拴兒上)

拴：今日黑開開農會，咱去聽聽他們討論些什。

保：你怎麼沒去吼德鎖！

潤：我吼他的時候，他正吃飯，他說吃罷飯就來。

保：好，咱們再等他一陣，我先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衆：什消息？

保：前天我到趙家坡接我婆姨，聽人說城裏義生堂的閻掌櫃叫公安局扣起來啦。

衆：爲什？（紛紛議論：「平常我看那人就不對勁！」「那一天我在集上還見他來。」……）

保：他造謠說咱八路軍要走啦，說舊軍今冬裏要上來，還說日軍又要掃蕩了，因此公安局就把他扣起來了。

補：他媽的，這些人吃上飯沒幹的，成天盡是思謀造謠言。

潤：丁丑，把咱民兵訓練得美美的，抓這些狗入的們。

丁：將來抓住槍砲（註十七）上幾個，他們就再不敢了。

甲：你不知道咱們的新政權是講寬大的，對這號人是叫他回心改意做好人。

拴：哎，我那天聽說一個隊伍偷着吃咱村劉家的案子呢。

乙：你不要胡扯啦，誰說的？

拴：我聽劉家狗娃說的。

丁：看你那灰架子，咱們隊伍上的紀律，真是嚴的多哩，敵人「掃蕩」的那幾天，我們民兵給人家把案子送人家都不吃。

丙：一定是那個特務份子造謠，想破壞咱八路軍的名譽！

保：哎，拴兒，以後不要亂說！（德鎖上）

丁：怎麼你這會才來？

德：我家吃的飯遲。

潤：我看你對咱農會的工作就不積極得利害。

保：以後早些來，咱們現在開會吧，大家坐好，先選個主席。

衆：就選你吧！

保：對，就我。

渝：你先把上級的指示給大家發表發表。（衆應）

保：對，（唱崗調）

保元開言把話講，叫聲太家聽仔細，今年和往年不相同，減租一定要搞徹底，咱們農會衆會員，要把這道理認識清，認清道理起模範，租地的都來把租減，政府法令爲窮人，爲咱受苦人犯身翻。

（轉旁子）首先太家把意見提，各人來說各人的，怎樣來怎樣去說清楚，然後討論做決定。

（白）各人把各人的情形，清清楚楚的發表出來，然後大家討論，按法令，該怎樣執行，就怎樣執行。

潤：我先發表一點意見，（唱崗調）

潤寶開言把意見提，我的事情是這個樣的：十七年租了趙家八畝地，每畝搞成二斗穀米，新政權建立後要減租，他把我叫去好商議，他言說政府法令是死的，拿到了咱手裏是活的，二五減租多呀多麻煩，也不用契約也不用減，你每年交咱一石四，咱倆個再就沒說的。

（轉五更）我一聽心中喜，當它是個好主意，胡裏胡塗咱就應承下，馬馬虎虎被八欺，如今按法

令算，每年長交二斗米，三年算來多交六斗，拿回來就能買一垧地。

甲：（白）這還是哄咱這些受苦漢哩嘛！以爲咱們不識字，解不下法令，如今不行了，有咱的農會給咱辦事，一定叫他退租。

丁：（唱緊符）丁丑我這裏把話提，我的地主是趙剝皮，我年時要他把約換，他說事情好商量，他說租約不用換，想務幾年你務幾年；才不知今年剛收罷秋，他就說他的地已賣出平，他是嫌我租子小，要想高租轉租旁人。

（轉五更）我今天去講道理，他盡給我要賴皮，他還和我大吵了一氣，衆人們看這事情怎辦理？

衆：（說時有一兩個較突出）「真會用計謀！」「政府有法令保障佃權，咱農會絕對不讓非法奪地！」

「一不怕他要賴皮，咱們按政府的法令行事，要賴皮就鬥爭他！」

保：別人再提。

甲：我還有個押地的问题，能提呀不能？

保：能辦，你提吧。

甲：我大宣統年上娶我媽，借了趙剝皮三十吊錢，後來利滾利，到了民國十四年，就寫成了圪矧二

垧：百塊錢的借約，他就把我家的兩眼窖，二十畝山地和四畝水地給押住啦，窖還是我住着，地也

還是我租着。十七年一跌了一年成，欠下他二斗租米，又滾了兩年，他叫我還，我還不起，大

約：年三十日，把我的做飯鍋給拔上走了！後來連上以前的，一共滾成了三百二十塊錢，就把我那

兩眼窖連山地和四畝水地立成死契，留了三年的活口，今年聽說有法令，留活口的死契都

能贖，不強這我這能不能？

衆：能贖，你齊向他贖去，他不答應了咱們農會給你解決。

甲：對，那我就和他拾翻（註十八）去。

丙：我提三件？（唱五更）

王五開言道，大衆仔細聽：（一串鈴）我的事，與衆人不同，我租的趙家九垧地，到如今還是沒弄清，原先是租種，去年變影種，我問他還是怎麼回事，他說你不要問，要是你不願當種，我就租給旁人！他又說，你不願平分就四六分，要當租種可不能，我從前解不下什麼意思，原來是嫌我租子輕。他這行事很不對，故意違抗政府法令。（五更尾）這件事也請大家來討論。

衆：（白）不行，政府法令上說根本不該影種地，一定要叫他寫租約！

補：（唱崗調）補來我開口提意見，減租的情形我說一番。（轉勢子）那一天我到趙家去，他開口就把條件提：

（一串鈴）頭一層，他要我，交租子要交糜米；第二層，他要我，除交租米再交茶錢；第三層，他要我，給他地裏修吊桿；（探花後二句）眼看著驚蟄過就要開犁，無奈何我只好承認起。

丙：（白）這和舊政府時候剝削人一樣嘛，他拉了屎再叫咱給他擦屁股去。

丁：狗入的，簡直是帝國主義！

乙：（唱崗調）聽他言叫人生氣，我的事兒還不如你，我爺爺借了他三斗米，他押了咱的三垧地，到如今他種了二十幾年，本利超過了一百多倍，今春天我問他去贖地，他推辭說文約我不出來。（切板）

衆：問他贖地，有咱政府法令做保證！（紛紛議論）

保：不要亂說啦，大家提的意見都不賴，還有什麼說。

潤：哎，怎麼大家都提了意見，拴兒就像個剛引過的新媳婦子一樣，歪歪（註十九）到那裏不說一

句話？你平常的話那麼多，到了正經地方你就成了啞巴啦！

丁東（氣憤地）你也把你的事說說，你「敢」——（註二十）是個啞巴？

徐榮（嘆了口氣，唱慢符）開言我提問題，減租要減大家的，佃來租的地，不講沒道理。（切板）

（白）你們說對啦不？佃來租的劉婆姨的那三塊地也該減的。

丙：主席，我有一個說的。

保：你說吧。

丙：聽着（唱西京）只見說話無道理，他的意見我不同意。劉婆姨本是抗戰家屬，家裏沒有勞動力，她的地還是咱們代耕，租子怎能減她的？我看你滿口胡說八道，成天盡出些灰主意。

補：（白）唱真的不擦粉，你盡給咱農會丟人！

保：劉婆姨是抗戰家屬，她的地還由咱們代耕，怎能減她的租子？徐兒，你不是還租種趙剝皮的五塊地嗎？你們是怎麼搞的？你也發表發表。

徐：我那幾塊地小事情，不用咱農會解決，我和趙大叔已經討論過了。

保：是怎麼討論的？你說一下叫大家聽一聽。

徐：聽了。（唱慢符）我租的五塊地，租子由我給，還得多交些，沒有就算了。（切板）

潤：（白）你徐兒二十八的後生，自己不好好的生產，還敢指望你那趙大叔。我給你買碗吧，那人，是黑豆麵捏的酥糕，一不頂用！有一天他翻了臉，算盤子一響，我看你哭「大大」都抓不來調哩！

徐：趙大叔待我太好啦，我沒吃的了就去借上，你說我怎好意思再減人家的租子？

丁：（生氣地）趙剝皮怎麼就不肯借給我一顆米呢？總是你能給他跑狗腿子！

拴：（立起）你說誰是狗腿子？

丁：你，你……

保：不要吵了！拴兒你聽我說：你也是咱農會會員，減租是大家的事，大家要齊心才能搞成。你看
看衆人聽，都對這減租問題很注意，就是你丁天東遊西串，不好好的生產，也不謀算個正經出
路，你究竟打的個什主意？你要好好地想一想才行呀！哎，怎麼德鎖叔也不發表意見？

德：我沒什說的。

保：你也別你和趙剝皮那事說一說！
（衆應）

德：我的那事情，我慢慢地辦吧，提在咱農會上，也解決不了。

丁：爲什咱農會也解決不了？你往出提嘛，提出來咱衆人討論討論看解決了沒？再比你那事
大幾倍的問題也解決了，不用說你那點子事啦！

潤：解決了解決不了？你先得說出來呀！

德：說出來也不行。你們先減吧，你們衆人的減了，我再減。

丁：那是爲什？
也不爲甚。

潤：那你叫兒開大會去不去？

德：開大會我去。

丁：在大會上你提不提？

潤：我提不提？
你提不提？

提是想提，就是良心上過意不去。

王：哎，你說了半天，才說出句講良心的話來了。我看你講了半輩子良心，受了半輩子窮！你和我家老財講良心，人家才不和你講良心呢！

丁：良心在我褲襠裏呢！

保：別說了，聽我也說上幾句。（唱五更）

聽罷這我良心，我還有些小意見，過去舊政府咱窮人受壓迫，新政權咱把身翻。只要大家齊心幹，這些事兒都好辦，不怕惹人咱們要勇敢，執行法令理當然。地主老財騙咱們，口口聲聲講良心，害得咱們八輩子受苦窮，從今後咱們都要把眼睜。（切板）

潤：（白）對的，保元說的句句是實。咱窮人和地主講良心，人家和咱講鬼心，一天家吃飽了錢是思謀着法子剝削咱們，如今咱們再不敢上他的當了，保元不是說嘛？咱們要翻身哩！主席，我要想把減租和辦好，咱們大家得定個規程。

乙：好巴，你就先提。

保：咱們有什麼說什，不能有話悶在肚裏不講。你們說行不行？（衆人說「行」！）第二層咱們說什是什，不能說的是一樣，做的是一樣（衆人說「對」！）

潤：咱也提上兩點。

保：好，你說。

潤：我說咱們要幹就幹到底，（衆人：「同意」！）這是第三層，（看着拴兒說）第四層咱們可是要反對窮人起歹心破壞咱們！（衆人說：「這一層很要緊」！）

保：這就是第四條，這是咱農會自己定下的法，自己定下的法自己就得遵守，大家能作到吧？（衆人：「作到」！）誰要不遵守可不行！（衆人：「誰不遵守開除出農會」！）「對，誰不遵守咱們

衆：農會就開除他（丁丑）明天咱全行政村開減租大會，咱們可是都要到。呃，還有什麼意見沒？

保：沒有了就散會吧。長青，王五，丁丑，潤保，不用走，咱們還討論哩。

甲：（除）開完了農會，叫人喜在心。

補：今年減租事，一定能辦成。（二人同下）

栓：（又聽了一頓批評，這何是何苦來，唉！（下）

（都走了之後，保元同幾個積極份子又繼續開會。）

保：（看見這個人咱們大家可得好好操心，這幾天他老往趙剝皮家跑，以後可得注意他的行動。

丙：我看這傢伙不對勁哩，會上咱們說道，他就說那，和咱們老說不到一條「絃」上，說不定咱們開會的話，他又去趙家胡說。

乙：丁丑，明兒主村開會的時候，把咱們的民兵帶上幾個，防備這些賴人活動。

保：將來他再不安好的，咱們農會就把他洗刷出去！哎，剛才會上德鎖也沒發表什麼意見，這人怕是又上了趙剝皮的當！今早起我勸了他一陣，叫他到趙剝皮家去探探口氣，回來我也沒見他，總

是又叫趙剝皮的幾句話哄住啦，你看他什麼也沒說，就說了個講良心，我看這人是還有問題哩。

潤：你別看他胡說，那號人是在肚子裏打官司哩。

保：這個人還得個別說服。潤寶就和我到他家走一趟吧。

潤：叫丁丑也去吧，多一個人也好說服。

丁：對，咱們就走。（出門）

丙：啊，時候可是不早了。（同下）

(德鎖上)

德：走啊！(唱西京)：王德鎖我一路自思自嘆，思想起減租事好不麻煩，越思來越想越發難辦，減租的事兒實實困難。(切板)

(李氏上)

李：啊，你回來，會開完啦？(德蹲在凳上)

德：(不高興)完了。

李：咱家的租子，你們是怎說的？

德：(不樂意)咱家的不減。

李：因為甚？

德：不因為甚！

李：(驚)那是誰不叫減？

德：我不叫減。

李：(有點生氣)爲什？

德：(不耐煩)行啦，行啦，你不用問啦，我的事我有主張，去罷！(德吸烟)

李：咱的租子你爲什不叫減？什道理？什緣故？

德：(更不耐煩)聽了：(唱五更)

我把冬生媽喚，你聽我說心開，如今的事天天在變，變得好像得壞不保險。作事情要有遠見，不要只顧眼跟前，減租事別我自見，你那邊再莫多言。

李：（白）爲什麼不叫我說？我早算着了，你大概在会上就沒敢提咱的事！你整天家不知道想的是些什。這陣新政權對咱窮人那麼好，村裏人對咱那麼關心，你不看別人，你就不看人家保元？幾年的光景就創鬧得有牛有驢的，你一家打主意，有主張，老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喂，還不叫我多說。

傳：你說，你說。（唱崗調）

：婆姨人家不中用，光會在家裏抖威風，你要會說你去幹，減租的事情我不管。

李：（白）我幹我就幹！真要是叫我婆姨人幹去，也比你這窩囊鬼（註二十一）幹的漂亮，有話不敢在人前說，真氣死人了！

（唱緊符）：聽他言叫人好生氣，咱村裏頂數你沒出息，不看別人你不看保元，減了租賠了地他把身翻，吃不愁吃來穿不愁穿，日月過的挺安然，你整天就會打死算盤，死腦筋不聽別人勸。

德：（唱）依你說來聽你勸，減了租人家寧地怎麼辦？

李：（接唱）減了租他要來奪地，農會起來幫助咱，多虧你還在農會裏，連這道理也解不開。

德：（唱）聽人說八路軍不會久站，這消息人人都在宣傳，若要恢復了以前局面，我看你減了租怎麼辦？

李：（唱）不管你來不問你，你就打你的老主意，放溜好話你不聽，你一定要叫別人欺，這事情你不幹我來幹，你在當一個男子漢。

德：（生了氣，白）你想上天了！你的話有完沒完？（順手把烟袋往桌上一擡）

李：（更怒）我就沒有完！我就沒有完！（各人怒坐一邊）

（保元、潤保、丁丑上）

保：走啊！（唱剪剪花）會議上德鎖沒說話，他還有些道理解不下，咱們前去說服他。

三人合唱：咱們前去說服他。

（三人進門，看了看德鎖和李氏）

丁：怎麼都不說話？

潤：老倆口是又吵了嘴吧？

保：老夫老妻的，爲了什的事動這麼大的火氣？唉，德鎖叔，是因爲苦事哩！（德鎖不說話）

李：（唱剪子）適才聞他閉會，轉回家園，一進門，氣兒兒，怒氣滿面，我問他，減租事，怎麼

（討論，他言說，咱家的，租子不減，我問他，因爲什，租子不減，他言說，要國入，不要多言，再勸他，再問他，他就動火，擡烟袋，發脾氣，給我翻臉。

潤：（白）入常說，一畝夫妻百日恩，有什了不起的事，好商好議不就完了嘛。

保：（唱五更）聽他言我了然，轉而我把德鎖叔勸，今天會上你未曾發言，你還有什事情存心間？明天主村開大會，減租事要澈底解決，你心裏還有什問題，說出來咱們大家來討論。

潤：（白）對嘛！德鎖叔，明日咱就開會去，你把自已的事，好好在會上發表發表，咱農會好幫你解決，存到心裏不頂事。我看你在農會說還不錯，怎麼轉到自家頭上就沒辦法了？

丁：如今的世事は咱婦人說話的時候，有什話，開大會時，漸漸說，沒錯。

李：你們在他眼前還不是白磨牙，死腦筋，就不聽人勸，人家有回來，還說怕，七長八短說

了一大堆。

德：（生氣）你少說話！

保：聽我告訴你：（唱一串鈴），德鎮叔仔細聽，聽我把話說心中，減了租他要奪地，政府的法令有保證，你看看王家案，減租工作搞的真不賴，減了租贖了地，退了二十石舊租米，從此後減約上定了租期，地主一畝也奪不回去，如今的事事大不同，要奪地咱農會就不依，（五更尾）要奪地咱農會就不依。

丁：（白）我說你這人真是想不開，如今政府定下的法令，都是爲咱老百姓好，就拿減租來說吧，那是政府幫助咱們窮人翻身嘛，你怕什？減了租他要是奪你的地，咱們農會給你和他講道理。

潤：（唱五更）你莫要再胆虛，明天跟大家開會去，翻身要靠咱自己，大家都來幫助你。

李：（白）對了，人家才回來還說什麼八路軍快走啦，我也不知道是從什地方聽來的些鬼語。

德：（生氣）你不要胡扯多嘴！

李：怎？不是你回來才說的？

保：別吵了：（唱五更）：共產黨八路軍，土要長土裏生，他是咱人民的子弟兵，老百姓心裏生了根，處處爲咱老百姓，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有人說他站不久，這都是特務挑動亂人心。德鎮叔要認清，信了謠言害死人，如今咱八路軍力量大，什樣的困難都不怕。（叨板）

潤：（白）開會時你去的遲，沒聽見保元說那一天城裏抓住個特務，他就是亂造謠言，搗亂人心，就是那城裏義生堂的閻掌櫃。

德：（驚問）那人是特務？

丁：怎麼？你還不信？他愛人家的錢嘛！

德：唉！

保：德鎖叔，共產黨在咱這裏這幾年，辦的事咱們也親眼見了，好處咱們也親身得了，我問你，你還是願意共產黨在，還是願意舊政府來？

德：誰還願意那狗入的們來？唉！在舊政府手裏，我的氣也受夠了！

丁：說得那麼容易！舊政府想來就能來了！不等它進咱的門，光咱民兵就把它打跑了。

李：我說他一天家盡是瞎想，枉活了四十幾。

德：人家都這麼說嘛。

保：誰說的？

丁：那個狗入的造的話？

德：人家都說嘛。

丁：是誰說來呀？（德不語）

噯，你這個人真是！咱們勸了你半夜，是你爲好嘛，是誰說來呀？怎麼我就沒聽見？你說！

保：誰告你說來？不要怕，這沒甚關係。

潤：說吧，沒要緊，你替他們瞞的個甚？

德：今日我到趙財主家——

丁：趙剝皮給你說的，是不是？你這個人，唉，趙剝皮的話你也信！

潤：原來是他說的，那就對啦！

丁：趙剝皮他不關你幹甚哩？他還想把大家都關得不滅他的租哩！

德：拾兒也說嘛！

丁：拴兒是什麼人？那是趙剝皮的狗腿。趙剝皮說個什麼他就說個什麼，他要是不說就要餓死他狗入的哩！你也信他，唉，沒見過你這個人！

保：人家有錢的人哄咱們窮人的話你也信！前日城裏公安局把義生堂圍家攔扣起來，就是因為他搆謠，說中央軍調兵啦，舊軍今冬要上來啦。這些人說話都是有意思的，他們是要破壞咱們根據地哩！

潘：（唱剪剪花）可恨那趙剝皮，他這謠言把人欺，咱們大家團結起，定要和他幹到底。（重複唱一句）。

保：（唱）受盡人要齊心，翻身只有靠自己，執行法令要堅決，減租一定搞徹底！（重複唱一句）。

丁：（唱）既有難處，請道難，今天再不受人欺，誰來破壞就不依，打死他那狗入的！（重複唱一句）。

潘：（唱）（唱）大家說的有道理，句句記在心根底，大家說怎辦咱就怎辦，下決心要把租子減。（切）

保：（白）對，咱咱得開會，我呸你就走。

潘：咱可不曾在大會上說話！

保：不曾說沒說的說

丁：不怕，說的不全咱替你補上

保：德鎖叔，你在吧。（三人同上）

李：（笑着）你再不要減！（下）

德：（笑一聲）（下）

第六場

(農民丁，戊拿着掃帚擦擦額語上)

農丁：唉，一拜禮進（註三十二），你知道今天開會做甚麼哩？

農戊：減租和那，那還不明由？

農丁：要鬥爭超剝皮哩。

農戊：對的，鬥爭超剝皮哩。那狗入的是個頑固圪旦。

農丁：今天叫他狗入的再頑固——

農戊：減了租子換了的，咱們可就好活啦！

農丁：（和子）減了，生產就有勁了，打日本也就不成問題了。今日開大會，抗聯去，咱倆會場。

（咱倆收拾得乾乾淨淨的。）

農戊：對，佈置得漂漂亮亮的。

農丁：那咱就動手吧！你掃院，我來貼標語。

農戊：對。

農丁：咱就幹吧。（戊下，丁貼標語）

（栓兒上）唉，走。（咱倆）

那一天農會要受上批評，倒叫我超栓兒有點扭捏，不是怕在人前丟人受氣，怕的是從今後不得安生。我有心改過錯學好務正，唉，無奈何怕受苦不想勞動？

(自)那一天我在農會上受了批評，就去找趙大叔，想對他訴訴冤枉，哎！不料想又碰了個釘子！他說我不會辦事，叫我今後要上勁活動，把農會搞他個四分五裂。今天行政村開減租大會，這減租大會不知道是怎麼個搞法，我就去看看。(唱崗調)

農丁：(正在磨磨蹭蹭)來來！張家溝家，囑囑貼一貼。

拴：咱是開會來的，不是貼標語來的。

農丁：你不是農會的？

拴：是嘛。人家叫咱來，咱就來。唉！這年不滋養法，本來今日集上咱有一筆好生意，做成了就能賺二斗穀米，可是人家要叫咱來開會，公家的事，沒辦法。哎！你不趕集去，聽說集上還有戲，公家的，趕班子。

農丁：你是趕集要緊，我是開會要緊，咱們各走各的路。

拴：各走各的路——(下)

農丁：(向內高呼)啊！保元！

保元：人來了多少？

農丁：來了些了，來吧！

(保元，丁丑，潤保，農甲同上)

(王家梁的幾個人由另一門上)

丁丑：哎，王家梁的人也來了。

保：人都來了，咱們進院裏去吧。(衆應)

用：（肉肉地快走）（過場）

（門內）：「人都到齊了，快開會吧。」

（地主沒來嘛。）

（已經派人催去啦。）

（劉日新上）

劉：劉先生來啦，進門，就在這院裏開會。

劉：人到齊啦沒？

農丁：差不多了。（劉下）

（村幹部一大群趙劉皮上）

趙：（唱）中五里堆，正在家中把賬算，算來算法又算來。忽聽的門外有人喚，叫我到大會上轉

一轉，舊賬舊約在我懷裏攔，想來想去想丟又想來，費盡心機沒辦法，如今的世事不一般。一路行來盡盤算，算來算去又算去，不避繞過大會場，隨機應變過一番。

（向村幹部白）：哎，王生祿，你看，今天的會我參加不參加都行。我可真是要到我女子家去，我女子病不啦，我得去看看。我看這麼吧，會，你們就開着，我還是不用去啦，會上討論了個甚，叫我轉村的保元回去對我說說就行啦。

村：今天的會你不到就開不成啦，就是爲了解決咱村佃戶們的減租問題嘛，你說你不到怎能行？你女子家也不遠，開完會了你就去也不誤事。

趙：唉，你看我實在是……

村：到啦到啦，進去開會吧。

（楊鎮士，與趙對面）

趙：（上下打量德鎮一下）嘿，你也來了。

德：（驚，後退，後又鎮靜）嘿，來了。（向下）

（門內：開會場裏開會呀）

（這時門外站着兩個民兵拴兒上）

民甲：幹什麼呀？

拴：有個事情。

民甲：甚事情？

拴：不能告你。

民甲：不說不準出去。

拴：（大聲）這倒是坐了班房呀，出入都不自由！我定要出去，看怎麼辦？（往出門）

民甲：不行，不說個長短不讓出去！

（門內：「六虎，不用跟他吵，叫他出去。」）

（民兵退開，拴兒出門幾步，四面一看，伸了伸臂，眨了眨眼，打了個呵欠，跟民兵盯了一眼，又進去。）

（又進去。）

民甲：你進來幹甚？

拴：你管我！（進門後又轉身）我想出來就出來，想進去就進去，怎麼了（兩人互用一眼，拴進）

民甲：這狗入的就是故意搗亂。

民乙：再出來就不叫他回去（丁丑上）

予：你們好好的照着，可不能讓人隨便出來進去。

（甲乙二人答應，丁丑又下）

（門內人聲很亂：「把他捆起送到村公所！」「捆起！擡出去！」「滾吧！」）
（少停，一羣人把拴兒擡了出來，頭裏是保元，丁丑等，拴兒不願出來。）

拴：我沒說說什麼，爲什麼把我擡出來？我沒說什麼！

衆：「滾吧！滾吧！」

「捆起，捆起送到村公所！」

「你捆亂會場，快些滾！」

「把這個狗腿子捆起！」

「捆起！捆起！」

保：去你的吧，農會裏不要你這種人！你不走可要對你不客氣了，呢！

（門內：「回來開會，開會嘅！」）

（衆下，拴兒一個人站在門外，少停一刻）

拴：唉，壞，壞，壞了！（唱四京）

趙拴兒在門外自思自想，越思想越胡塗越不明白。想當初剛出馬事事如意，就憑我一張嘴賺回錢財。那時節莊戶人好哄好騙，那時節也沒人管教咱來。自從那新政權建立起，咱在那市面不大吃開。先說這不勞動吃飯困難，飢一頓飽一頓實在難挨。村裏人都叫我二大流，都說我不勞動大大不該。今日裏我來開減租大會，叫大家又把我趕出門來！

（白）哎，我越思想越胡塗，世上的事真有點說不清。人人都說共產黨好，新政權照顧窮人，

可是我也是窮人啊，爲什麼在新政權底下越活越沒辦法！

（門內喊口號：「執行政府減租回贖法令！」）

「我們一定要減租！」

（拴兒吃了一驚）

拴：這，他們真敢幹起來了！唉，趙大叔呀趙大叔，我可也就沒有辦法了！（唱腔調）

莊戶人與你通通作對，你叫我一個人有什麼辦法。我有心給你出一把力，無奈那衆人們力量太大！（切板）

（白）今天會上保元他們鬧得和，我看一定能鬧成。可是從此以後，趙大叔幾十年的威風也就完了——趙大叔倒了，我可怎麼辦呢？（徘徊）

（門內喊口號：「窮人翻身要靠自己！」「我們要團結！」「我們要翻身！」）

拴：對了，趙大叔還押着我的五塊地，這地是該贖呀不贖？（徘徊）窮人翻身要靠自己？（看看自己的兩隻手）靠自己！唉！（唱腔調）

他們的話兒有道理，窮人們翻身全靠自己。說話容易動手難，至少要脫去我一層皮！（切板）門內聲：「不能走！不能走！」

「不搞清楚就想走嗎？不行！不行！」

（趙上，後面擁着一羣人，拴兒躲在一旁）

趙：我就是這麼個辦法，你們想怎辦就怎辦，到區上到縣上任由你們去告！

衆：不行，不能走，咱們還沒把問題搞清楚。

：「不搞清楚不能走！」（三面把趙圍住）

趙：我剛才說得明明白白的嘛，要是衆鄉親接理行事，我趙某人一句二話也不說，都隨你們，可是你們也得叫我有個活法呀，不能光你們活着，讓我死呀！

丁：誰叫你死來？就是叫你死，看你捨得捨不得？

補：我們怎的就不叫你活來？恩，你說說衆人聽聽。

保：哎，衆人們不用亂吼，聽我說。

衆：對，聽保元說，你說吧！

保：趙某人，你看是這麼回事。我們今天開這個減租大會，完全是按着政府裏的法令行事，政府裏的減租法令，大概你也見過，（衆：「背也背過啦！」）我們今天開會把你請來，就是要執行政府的法令，按法令實行減租，要是我們提出來的意見，有那一點和政府的法令不合，那是我們的錯，可是要是我們都是按着法令行事，你不答覆，那可就是你的不對了，你說是不是？

趙：對呀，只要按照法令行事，我趙某人就沒話說。

合：劉日新由人背後擠到前邊。

劉：大喜，你聽我說。這會你怎能不開？有話你說出來和衆人們商量嘛，都是本鄉本土的人，有什麼

丁：（在人背後高聲）本鄉本土的人？你問問他趙某人是不是把咱們佃戶們看成本鄉本土的人了？他恨不得叫佃戶們都餓死，他一個好活！咱們不是胡拾翻，咱們是執行政府的法令呀！

趙：我也沒說我不執行政府的法令呀！

劉：你先用說，還是回去開會。衆人們要減租也不是個過份的事，都在理，這是法令嘛。

趙：甚麼，我趙某人又沒說不執行法令。就是你們！

保：我們想……

保：我是說我趙某人不能不執行法令！

趙：這咱就辦罷。如今咱新政權的法令，是叫咱晉西北的老百姓不論貧富都有辦法生活，大家都有

辦法，抗戰才能堅持到底。新政權的法令是照顧各階層利益的，叫我們大家活着叫一個人死

，這不對。反轉來說，叫你一個人活着，叫我們大家死，也是不行！你也是唸過書有文化的人

，這點理論不能不曉得。

趙：對的。如今是國難時期，大家要團結一致，艱苦奮鬥，渡過難關，當然是應該叫衆人有辦法，

那還用你說。

保：哎，趙某人，咱們就說道個團結一致。你說，佃戶們遭難的一年受上三百六十天，地裏打得幾

顆飯食就得給你一半，剩能落得自己沒吃的！你沒水喝，叫給你担水，沒柴燒，叫給你換柴，

動不動還要受幾鞭子（註三十三）他娘老子十八輩！你就說說，你是騎在佃戶們的脖子上，乾

上他，壓上他，還要在他的頭上尿尿！佃戶們餓得一年，連肚子也填不飽，你說說，這怎能

團結一致？

保：「對呀，你壓迫着咱們的，騎在咱們的頭上！」

「你剝削咱們，你安心叫咱們都死，你一個好活！」

喊口號——「我們再不受壓迫！」

「我們再不受剝削！」

「我們要翻身！」

趙：哎，你說得對。可是我該怎麼辦呢？我一大家子人不能張着嘴喝西北風呀！

劉：滅了租還要交租哩！

保：你？你有幾百畝地，還愁沒辦法？你可以勞動嘛？如今在新政權底下，不勞動的人就沒飯吃！

衆：「對呀！你也勞動囉！」

「你也嚐一嚐受苦的滋味。」

「好嘍，好嘍，咱們再回去開會吧。」

趙：（回顧一下）那咱再開會吧。（一擁而入）

（拴兒鑽出來，走月門前想入會場，又不敢）

拴：唉！我拴兒活成個什樣樣的人了？人家叫我狗腿子，咱已經活了半輩子，難道後半輩子還當個狗腿子？別人都一天比一天闊得好了，我呢？一天不如一天！我再要這麼下去，終久要落個什麼下場！（徘徊）唉！越想越難受，我以前是在活了半輩子！

（丁丑與趙鎖上）

丁：（向拴兒）哎，你還在這裏幹甚？

拴：我，我，

丁：你怎的？不是看見你趙大叔灰下了，你替他難受吧？

拴：（急分辯）不是！不是！丁丑哥，我是想——

丁：想什麼？

拴：我是想我明年也要好好的開闢了。

丁：開闢？替你的狗腿子不就是個好營生嗎？還開闢什？

拴：哎，丁丑哥，你不知道……我這可是真心話。

丁：是真話？

拴：真心話？丁丑哥，我要是虛說，我就再不見你的面！你看如今我拴兒活成個什麼樣了？我的肚子裏也有一顆人心嘅，我也決心要悔改嘅，明年我一定要好好的開闢，把趙剝皮押的我的那五畝地也抽回來。

丁：這話可當真？

拴：當真！天老爺在上頭哩！

丁：要這樣你就回來開會吧。（拴欲進門）

民甲：不准你回來！

丁：讓他進去吧，他悔改嘅。

民甲：你真的悔改嘅？

拴：我真的悔改嘅。

民甲：那你就進去。要是再搗亂，可要把你捆起來送村公所嘞！

拴：好！你們看着吧。（下）

丁：（對德鎖）哎，回去你就提你的問題，「把得」（註二十四）硬些，說得高些，如今的趙剝皮可不是以前的趙剝皮了，從前那是個真老虎，如今是個紙老虎，你還怕他個乜！

德：不怕了！如今我什也不怕！

丁：不怕就好。走，回去開會。（同下）

（李氏上）

李：（唱銀扭絲）我丈夫，主村去開會，倒叫我李氏掛心頭，留下冬生孩，在家扣門看，我還要一步

一步趕上前，一路走來一路想，想起我丈夫太沒主張，心裏沒主意，嘴又不會說，今日裏在會上不知怎樣，叫人掛心腸！（切板）

（白）聽得那邊院子裏哄哄吵吵，想必就是開會的地方，我就過去看看。（向門內看）

民乙：你幹甚？裏頭開大會哩，沒事就去吧。

李：開會就不許我們婆姨們參加——

民甲：人家裏頭開的是減租會嘛，又不是開你們婦教會。

李：怎麼？減租會就不許我參加？我還就是開減租會來啦。

民乙：你是誰家婆姨？

李：王德鎖家。

民乙：會快完啦，你在外頭等一等吧。

李：不行，我就要進去看看。

民乙：那你就進去。（李入）

（門內：「散會了，散會了。」）

（跟着人聲亂雜起來：「走吧，走吧。」）

（人們一夥一夥地走出來，趙剝皮在前，後面跟着幾個背空口袋的農民）

乙：走，咱們跟你裝糧食去。

（保元拴兒一路談着一路下）

（衆下，台上只剩德鎖夫婦二人）

德：一天的愁雲今兒才散了！

李：租子減了？

德：減了！

李：約也換了？

德：換了！

李：地也順了？

德：順了！

李：拿來！

德：甚？

李：紙紙（註二十五）

德：對，你回去給咱好好「拍」起（註二十六），縫在被子裏。

李：不，「拍」在我的針線包包裏。

德：由你。我跟上他們裝瘋去。

李：你快去吧，人家都走遠了。

（德鎖下，走至門口又回轉身）

德：（回法借上三斤好麵，我要請請保元。

李：我知道，你快去吧（德鎖下）

阿彌陀佛，老天爺睜開眼啦！哈哈，什麼老天爺睜開眼啦，是世事變了，冬生家大也變了！

（下）

第七場

（開場時，幕後有鬧秧歌的鑼鼓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王德鎖與李氏同上）

德：（吟）減了租子過了年，

李：熱鬧紅火喜心間，

德：不是年時減了租，

李：那能過這快活年。

德：（白）咱今年這個年可過得像個年了。你看，新裝換（註二十七）穿上啦，又能吃一頓肉扁食（註廿八），像往年家——唉，不能提啦。

李：唉，可不是。這都是農會幫助咱減了租的好處。

德：對的。如今我才清楚啦，咱農會真正是有力量的，真是就像學校裏唱的那個歌子一樣：「組織起來力量強！」咱以後做事情，可是要事事靠咱農會，那就甚也能辦成啦。

（唱十里堆）組織起來力量大，

李：（唱）力量大來一兒呀子麼，

德：咱窮人如今把呀把身翻，

合：組織呀翻身呀一呀一枝花兒開。（重複唱一句）

德：減租減息好呀好辦法，

李：好辦法來一兒呀子麼，

傳：門爭團結一齊把日抗，

門爭呀團結呀一呀一枝花兒開。（重複唱一句）（切板）

（同坐）

德：（白）如今年也過嘅，咱們該商量正經事情了。

李：甚正經事情？

德：咱今年該怎地開闢，地裏要安務些甚莊稼，這就是正經事。年前聽保元說，今年家家戶戶都

要訂個生產計劃，按着計劃開闢。

李：那好嘛，咱們也訂上一個。

德：你先說說，咱們該訂些什麼計劃？

李：（想了一會）買上個豬娃子，如今喂上，到端午賣了，至少得賺不下二斗穀米？（德點頭）再喂

他幾個雞娃子，三天兩個蛋，你算一下，利就算不薄。（德用手摸頭）再種上一畝西瓜，栽上

十苗菜樹。（德搖頭）你說不中用？

德：你發表的那一大串，我總覺得不對頭。

李：不對頭你就把你的也說出來，咱們兩個商量。

德：（站起）我看咱和你商量不到一處，我盤算的是買牛買地，你想是些雞兒西瓜菜樹，還是等保元

來了，和他商量一下。

李：甚事也要等保元商量，人家保元一天家忙得什也似的。

德：夜天黑間，我在村裏邊看見他，他說今日要到咱們家來。

李：他要來？那咱得鬧些吃的請請他呀。

德：先不忙。他這幾天忙得很哩，過了這兩天，再請他，也不遲。

（保元走）

保：德鎖叔。

德：保元，快回來！（保進門，李取水煙袋）

李：嬌子，給你拜年吧。（向李作揖）

保：快不用囉！你吃烟，吃過飯沒？沒飯就在咱家吃罷。

保：不用，不用，我吃過囉。德鎖叔，我今日是來和你商量一件大事情。

德：甚事？

保：大概你也聽說來吧，就是訂生產計劃的事。德鎖叔，你打算今年怎個鬧？

德：剛才冬生他大還和我商量了半天，商量不到一邊。他正說要等你來了和你商量哩。

保：德鎖叔，你打算怎個？

德：我自己也沒個主見。剛才我和冬生家媽商議，她說喂豬，喂雞，種西瓜，栽菜樹……

保：還有甚？

李：再也思謀不出來了。

保：訂生產計劃先得有個中心。

德：中心是個甚？

保：中心就是咱們莊戶人家生產裏頭要緊的。

德：（想了一下）糧莊戶要緊的就是地裏動彈，（對保）對麼不？

保：對的。

德：今冬我打算把現有的地都種上它。

李：種喂一條豬。

德：能商好地裏頭的，再像王家壩的。

保：對。

德：（端茶）

保：咱家地土一垧，種種家七五垧，總共有地二十七垧，五穀糠糠都種上。八垧穀子我要種，

黑豆種他幾種，兩垧稻黍打點子石，黑豆稻黍炒麵，種上兩垧白山藥，五十布袋不算多，

黍黍五垧，他種石五，過年過節吃黃米撈飯。四葫蘆紅豆角角共種一畝，有根吃有菜吃甚也方

便，我的計劃就是這樣，保元你說對不對？

（白）要是不對，咱們再討論，慢慢的討論，慢慢的商量。

保：這計劃不錯，就是還沒有計劃上開荒。拿你來說，再開兩三垧荒地還是行。

德：行是行，就是個小生意。

保：就是個甚麼？開吧，就開咱村臨畔上（註廿九）那座坡，那不知道荒了幾輩子了，地皮都發了

黑，五年不上去，怎也不怎。

德：那咱就開它。

保：只管開，甚事也沒。

德：（不要看我人瘦，受起苦來，還能頂住一個後生哩。）

保：（像是忽然想起一件事）哦，村子裏頭都商議好了，今年大家都要開墾工，你的意思怎樣？

德：（變工）可是不賴，好辦法嘛！

拴：（在內喊）保元——保元——

保：還是拴兒吼我嘞。

李：保元在這，你來吧。

（拴兒上。）

保：我我幹甚麼呢？

拴：保元哥，你聽：（唱剪剪花）

你藉我闖回了那五河地，趙剝皮見了我直生氣，他還罵我沒有出息。（重複唱一句）先前吃了的他向我要，先前我拿了他的要還，你說我該怎麼辦？（重複唱一句）我拴兒決心要改變，從今後跟大傢伙生產，怎奈我沒本錢。（重複唱一句）（切板）

李：你也看上剪剪花一條路了？自小小的就沒吸過錫把，受不行！

德：不怕，只要好好家受，幾天就慣了。

保：不怕沒本錢，開春耕地的時候，我給你裝上二斗。

拴：以後的好說，眼前的難辦。

保：如今你甚都不幹，要本錢作甚麼哩？

拴：如今肚子已經空成兩張皮了，你想沒吸點本錢還成？

保：不要緊，沒吃的了，村裏給你調劑上二斗。（想了一下）哎，算了吧，就你一個人，明兒到我家裏裝上一斗吧。

（李氏給保元使眼色，意思是不叫他借給拴兒米）

拴：（對李）嬌子，你不要那麼鬧。我以前是個二大流，給趙剝皮跑腿，他給我些吃的，我替他做些灰事。哈，如今我可不同了，我的地也抽回來了，要下決心好好的受啦，古人有一句話：「聞溪回了頭，蹇過一條牛。」只要我下決心改好，不出三年，我拴兒活不成個人樣樣才怪哩。

德：只要下狠心，改好也容易！

李：說不定——

拴：說不定？你看好嘍！

保：拴兒，我正在和德鎖叔商量，大家都要訂個生產計劃。

拴：訂計劃？保元哥，我思謀過好幾天嘞，我的那五塊地，我打算是種上三塊穀，鋤兩遍，一塊山藥，一塊黑豆；再開上三塊荒地，種上糜黍，夏天出去打短工，冬天指炭，你看我這計劃行不行？

保：（想了一下）好，就這麼幹吧。可是要完成你的生產計劃哩，不要空打雷不下雨！

拴：那一定！不用你操心。（對德）德鎖叔，你買上一條大犍牛吧，牠上它六十塊地。

德：不行，務不過來，也沒收那麼大的資本。

保：德鎖叔，你一個人買不起，可以和丁丑，二貴夥買，錢不夠的話，公家還能借牛款。

拴：德鎖叔，買吧！古人的話：「要麼把戲的沒猴，務莊戶的沒牛。」苦事也幹愁不了。

李：咱家單薄，還是喂豬好。

拴：嬌子，還是買牛好。

德：牛還是「受實」（註三十）。

保：嬌子，還是買牛有用！

錢：人家保元到區上都鬧過會，苦事解不下？還是買牛對着哩！

（李氏不語）

保：再呢？種生兩塊棉花。

錢：沒成種過。

保：不裏廢愁。區上有種棉花的指導員，到時候怎的作，他都會有公事的。

李：棉花可不賴，二白生生出的！

錢：就種生兩塊。

保：還有，村子裏的人都商議着開變工，變工的好處不用說都知道：又省工，又紅火，裏頭還有民兵，有了情況還能打。

德：就是個參加，那還用問。

拴：要我不要？

保：要！

拴：那也把我的名字加上。

李：（對保元）保元，你說我該作甚哩？

保：紡綫綫嘛。叫村裏頭會紡的婆姨教你。一天紡四兩，十天就能紡二斤半，二斤半綫子就能織一個布。

李：對的。

保：咱們今年都組織起來。好好的團圓上一年，大家加油，努力做到耕三餘一，那可就美嘍！

李：什麼個「耕三餘一」？

保：耕三餘一，就是種三年莊戶，長餘一年的糧食，遇上個災情，也不害怕。

德：對的，這辦法最好！

保：你們在吧，我攆得走幾家，去看看他們的生產計劃訂出來了沒？

李：不要走，再坐一陣吧，你多日也不來啦。

保：不行，牆子，顧不上，改天再來吧。

德：你既是公事忙，就先辦公事要緊！

拴：那我也走啦。

德：你在吧噫。

拴：不啦，我還有營生。

（劉日新上，正欲推門，迎上大家一齊出來。）

保：哦，劉先生，過年過得好！到那兒去呀？

劉：我？我是出來開串串，你剛才在德鎖家？

德：來吧，進家裏坐坐。

劉：不啦。哎，保元，碰得正巧，我還說哪天抽空咱們也談談哩。

保：我這兩天本來也該尋你去談談，可老是顧不上。劉先生，如今年也過城，各家各戶都要訂今年的生產計劃，你看咱村裏今年生產上還有什麼問題。

劉：你說吧，我也想不起個什麼來。

保：年前我到村公所和村長抗聯主任商論了一下，咱村今年開生產，別的好辦，就是那條水渠是個問題，年時夏天下暴雨，摧壞了一段，得把它修起來，再者，咱們這根水道遠不大，只能澆五

劉：不，畝地，要是把它改到上頭來，就能多造一百多畝。不過就是上種人，怕咱們的力量不行。我也思謀過嘅，上頭我的地多，按理說改水道我該多出一份。你們只要把人鬧好，一切的抵盤（註三十一）全算我的。

保：哎，這就好嘅。人工由咱農會上和行政上負責動員組織，劉先生你拿抵盤，這根水道沒問題，咱們開春就動工。

德：對呀，修好水道，是咱全村的利。劉先生你就給咱領起來辦吧！

拴：什麼也得組織起來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保元哥，修水道的時候，我頂個全工。

保：好吧，劉先生，關於這水道的事，我先去和村公所仔細商議商議，然後成立上個水利委員會，就領頭起來幹。

劉：那就這麼吧，保元，你去和村公所商議，我等你的訊。

保：（少停一下）哎，劉先生，你家的生產計劃定下了沒嘅？

劉：生產計劃倒不忙定，我是先思謀了一下，我打算開春買上幾條牛，和大家鬧變工，我的牛工，大家的人工。

拴：劉先生，你這計劃我贊成。你甭管買牛吧，買下了我先頭一個願意和你變工。

劉：（不信任地）你嘛，咱再商議吧。

拴：劉先生，我拴兒可不是以前的拴兒嘅，今年你看吧！

德：好，劉先生這個計劃再好沒有嘅！買上牛，和咱村裏沒牛的人家變工，出抵盤修水道，這都是爲了咱大家好！原先我那兩畝平地打算種穀子，要是改了水道，我就可以種棉花了。

劉：都是一樣的。如今在咱新政權領導下邊，你們農會裏鬧減息，父租父息，也是爲了咱大家好呀。

！哈哈……

（鑼鼓聲近，秧歌隊過來了）

拴：你們看，秧歌來了。

（此時鑼鼓聲大作，秧歌隊扭上場來，拴兒也加入扭秧歌，其他的人看。秧歌隊繞場一週而下，劉日新等亦隨後下）

（全劇完）

土話的註解

- 註一、「噉和」：（讀「胡」音）：玩紙牌賭博。
註二、「不時行」：過時了吃不開的意思。
註三、「圪扯」：猶豫不決的意思。
註四、「摺利」：出利息的意思。
註五、「班房」：即監獄或看守所。
註六、「看扁」：看不起的意思。
註七、「拉瞎」：說話，閒談的意思。
註八、「不防事」：不要緊的意思。
註九、「稍子」：吃麵飯用的調和（油鹽肉菜等）。
註十、「潑藕粉」：即沖藕粉。
註十一、「各人」：此處作「自己」解。
註十二、「攪熬」：即用費、或花費。
註十三、「飢荒」：作「債務」解。
註十四、「一鋪灘」：「堆」或「一片」之意。
註十五、「肉火燒」：包肉餡的餅子。
註十六、「煤槽子」：農家引火之物，用火石打火燃高粱桿之灰。

註十七、「槍硝」：即槍斃。

註十八、「拾翻」：「鬧」或「鬥爭」的意思。

註十九、「歪歪」：（讀圪就）即蹲下。

註二十、「敢」：此處作「難道」「莫非」解。

註二十一、「窩囊鬼」：沒出息的人。

註二十二、「拜證」：即「兄弟」之意。

註二十三、「噉噉」：「寫」的意思。

註二十四、「把得」：「把握得」的意思。

註二十五、「紙紙」：即契約契紙之類。

註二十六、「抬起」：即「藏起」。

註二十七、「裝襖」：即棉襖。

註二十八、「肉扁食」：即餃子。

註二十九、「睜眸上」：即村子上邊的土崖上。

註三十、「受實」：有用處。

註三十一、「抵墊」：「資本」或「投資」。

「七七七」文藝獎金委員會 委託本社出版本屆獲獎作品

目錄如下

戲劇類

◀甲等獎金作品▶

- 「大家好」（新型秧歌劇）……………華純、劉五、
郭瑞、韓國集團創作。華純執筆。楊戈作曲並編曲。
「王德鎮減租」（一名「減租生產大家好」）（邯鄲）……………
………西戎、孫千、常功、盧夢集團創作。

◀乙等獎金作品▶

- 「新舊光榮」（歌劇）……………董小吾、楊戈等集團創作。楊戈執
筆。董小吾、安春振、楊戈、肖紀作曲。楊戈編曲。
「甄家莊戰鬥」（話劇）……………嚴寄洲作。
「張初元」（一名「新屯堡」）（山西梆子）……………馬利民作。
「開荒一日」（邯鄲）……………嚴寄洲作。

◀丙等獎金作品▶

- 「三個女孀拜新年」（新型秧歌劇）……………王炎作。安春振作曲並編曲。
「提意見」（新型秧歌劇）……………王子羊、項軍作。
「打得好」（話劇）……………成蔭作。
「大家辦合作」（道情）……………常功、胡正、孫千、張朋明集團創作。
「勞動英雄回家」（新型秧歌劇）……………王炎、劉錫

琳作。劉錫琳、李桐樹、楊戈作曲。劉錫琳編曲。
 「訂計劃」(劇本).....丁之、文菲作。

散文類

◀乙等獎金作品▶

「新與舊」(小說).....李欣作。
 「張初元的故事」(通俗故事).....馬烽作。

◀丙等獎金作品▶

「轉移」(報告).....葛繁彬作。
 「解鈔」(速寫).....周元清作。
 「侯圪旦和他們的少年隊」(童話).....胡海作。

圖畫類

◀甲等獎金作品▶

「農家曆」(年畫).....陳岳峯作。

◀乙等獎金作品▶

「日軍守備隊的生活」(內外連環畫).....李少育作。
 「勞動英雄回家」(年畫).....李濟遠作。
 「餛飩與松栳」(連環畫).....徐冰作。

◀丙等獎金作品▶

「女人家的好營生」(年畫).....李濟遠作。
 「漁象拾」(連環畫).....趙力克作。

歌 曲 類

「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歌曲集」.....唐成銀等作。

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4.49

3-0